

家鴨 与野鴨 投币式 寄物柜 的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09

译 穆迪



コインロッカー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穆迪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hiru to kamo no coin rocker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6 Kotaro Isaka/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Tokyo Soge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穆迪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3-2099-3

I. ①家… II. ①伊… ②穆…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7368号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穆迪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一版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99-3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如果一名艺术家迫于饥饿而去打劫水果店，那或许尚有形象可言。可我呢？正手持模型枪在书店望风。是夜太深，还是我脑子已乱？我心里毫无罪恶感，最多就是对父母有点愧疚。我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鞋店，自从附近开了一家价格低廉的量贩店后，店里的生意就每况愈下，实在算不上好。但即便如此，他们不仅同意让我上大学，还答应补贴我一个人生活所需的生活费。如果他们责怪我说：我们可不是为了让你干出这种事儿才把你送进大学的，我能做的也只有“那是那是”地谢罪了。

这是开在窄窄的县道边上的一家小书店。

晚上十点多，四周一片昏暗。即使不远处就是国道，也听不见汽车的声音。附近只有零零星星的老式民宅，全然不见人踪。

书店停车场边上立着的招牌并不华丽，等距排开的路灯均已陈旧，而从夜空密密的云缝中渗出的月光反而略显明亮。

并没下雨，可整座城市看上去就像被打湿了，潮乎乎地沉在夜色中。每一座民宅都黑黝黝的，似乎住在里面的人们全都进入了梦乡。

书店的混凝土外墙单调乏味，没有值得一提的热闹彩灯装饰。

这家书店看着有年头了，应该是个人经营的。肯定就是靠着白天卖漫画给附近的孩子们，晚上卖成人杂志给开车来的年轻人勉强维持。看他们还在用如今已极少见的鸡毛掸子，感觉也挺合这家店的风格的。

我们到的时候，书店正要关门。此时停车场里的车正在陆续离

开，最后只剩下一辆看着挺旧的白色小轿车，可能是书店的店员开来的。

特意临近关门才到，因为我们不是来买书的。

我一边用余光扫着书店正面的入口，一边穿过建筑物侧边和一堵石墙之间的间隙，向后门绕去。那间隙倒不至于特别窄，不过也就勉强够一个人通过。后门上嵌着玻璃，有店内的灯光透出来。

我站在后门门前。门是木纹纹理的，门把是银色的。玻璃嵌在门上的位置正好在我脸的高度。这是块磨砂玻璃，透过它看向店里，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景象，就像从混浊的海面往水里窥视一般。

一棵不知名的树立在石墙边，对着我垂下长长的树枝。它把树枝弯成像是从上方发起攻击的角度，似乎在威吓我。

旁边放着空调的室外机和塑料桶，空气中弥漫着尘埃与小便混在一起的气味。

我突然想起得把模型枪举起来，于是急急忙忙将手中握着的模型枪贴近玻璃窗。

地面在晃动，我以为地震了。可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有，仅仅是我自己的腿在发抖而已。

真没出息，我忧伤地想。

嘴里哼着鲍勃·迪伦的歌。

“椎名你要做的事并不难。”河崎是这么说的。

确实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怎么说呢，这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谁都能做到。

拿着模型枪，站在书店后门——仅此而已。唱十遍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仅此而已。每唱完两次，就用力踢门——

仅此而已。

“实际去打劫书店的是我。椎名你在后门守着别让店员逃了。”那时河崎说，“后门会发生悲剧。”

我口中说到的这个河崎，已经冲进马上要关门的书店，去抢《广辞苑》了。

店里传来的动静吓到了我，我右脚一动，鞋子踩到了杂草。踩到土地的感觉极不舒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风并不太冷。我刚从关东地区搬来，本来打心底里认定东北地区的四月一定还很冷，结果发现其实也不过如此。我是说，我明明不觉得冷，可此刻却在发抖。我仰起脖子看向天空，云层已经完全盖住了月亮。

我握紧了模型枪，一边用力踢门，一边不禁又想起刚搬来那天发生的事——不过是两天之前。

现在 1

两天前，刚搬到这个城市的我先是遇见了一只猫，接着遇见了河崎。

我伸手按下公寓的门铃，就听得一声轻快的“叮”；松开手，则响起一声悠长的“咚——”。

大概四月初对樱花树来说开花还为时尚早吧，种在公寓入口的那棵樱花树还是光秃秃的。它理直气壮地裸露着枝条，那派头竟有点像无所顾忌的裸体妇人。

我是上午坐新干线来的。等搭公交车找到这栋公寓，再把提前

寄过来的行李一件一件拖进屋内，不知不觉太阳已然西斜。

这栋两层楼高的公寓是木质的，房龄有十五年了。不过外墙可能重新涂过漆，在我看来就像新建的一样。

公寓楼的正中间是楼梯，每层楼的楼梯两边各有两间房，也就是说，这是一栋每层楼四间房、总共也就八间房的小公寓。而大概“四是不吉利的数字”这种迷信思想还颇为根深蒂固吧，一〇三号房的旁边就是一〇五号房。

每个房间的房门都藏在稍离开走廊靠里的位置，所以很暗。虽然有股潮乎乎的味道，但倒也觉得凉快。眼里映出趴在屋顶的蜘蛛，我决定假装没看见。墙根落着成坨的尘土，这个嘛，我也决定假装没看见。

我站在隔壁房间的门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姿——如果邻居过来开门，对我的第一印象将会是透过门上的猫眼决定的。

可是屋里没有反应。既没有女大学生可爱的声音从房里传来，也没有五大三粗的大块头男人冷漠地走近门口的脚步声响起。

我的邻居会是什么人呢？要说我没有期待的话，那是骗人的；要说我一点儿不安也没有，那也是骗人的。

我再次伸手按响门铃，仿佛跳跃着的“叮”一声之后，是延绵悠长的“咚——”。

工作日的街区静悄悄的仿佛无人居住一般。门铃的声音似乎被家家户户密密排开的墙壁吸了进去。我不禁回过头。

不禁想，不会是……

不会是这片街区的居民，正立于某处高地观察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对我评头论足吧？又或者，会不会什么地方正举行着重要的集会，而只有我被拒之其外？

我明知这怎么可能呢，可心头确实闪过一缕这样的不安。又等了一会儿，我放弃了。想着还是把和邻居见面的机会留到下次吧，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〇五号房。

一座纸皮箱堆成的小山等在房间里，无言地向我施压。要指望这些成堆的箱子从这世上消失，还不如指望美国从此没有军队呢——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绝对不可能！我打心底里感到气馁。说不定，美军消亡这事反而能先行一步呢。

我看了一眼钟，下午四点多多了。

我狠下心，先把装着音响的箱子打开，从里面扯出音箱和接线，靠墙摆在了南面。插上电源，立刻开始播放音乐。

而那只猫的到来，是在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一曲即将结束之际，我听到了猫叫。八帖^①大的木地板对面，隔着窗户有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没设隔挡，通过那里可以往来每个房间。我知道肯定是院子附近有猫，所以一开始并没在意。

可是过了一会儿，那猫跳上了窗台，开始用爪子挠起窗户来，这让我觉得忍无可忍了。

于是我急忙打开窗户，喝道：“喂，住爪！”但是猫根本听也不听，轻快地跃进了房间。

“喂！听见没有！”

猫的动作很敏捷，它轻车熟路地蹿进了房间。我正以为它是不是顺着我刚挂好的窗帘滑下来了，它又突然探出了头，然后钻进放在角落的空袋子里去了。我伸手想要抓住它，都顾不上会撞到那些纸箱了。

①日本的榻榻米以“帖”为单位，一帖约为182cm×91cm，八贴约为十三平方米。

这是一只皮毛光滑的猫，纯黑的短毛泛着光泽。它没戴颈圈，长长的尾巴直指屋顶，可是尾巴尖却卷卷地弯曲着。

折腾了半天也没捉到它，我感到不耐烦了。不管了，爱待在这儿你就待着吧，反正要发愁也是该你发愁。我调整情绪，继续整理行李。可就在这时，那猫梳理起毛来，这动作简直是故意挑衅。我想也许能趁现在抓住它，便开始向它靠近。可正当我准备扑过去时，它却猛地跳了起来。也不知是它的口水还是它吃的猫粮发出来的，总之有一股动物特有的味道飘过我的鼻孔。再看那猫，它已不知何时跳进了一个空纸箱，然后一脸愉快地探出脑袋。

结果，我又花了十分钟，才终于把它抓住。从窗户把它放到院子里的时候，它还在往这边瞥，这让我戒备着它会不会又跳进来。可猫却一脸无辜，就那么走远了。

“真是的，招呼都不打一个。”

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住，可造访我的独居小屋、值得纪念的第一位客人，居然是一只尾巴弯曲的猫，这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

遇见河崎，是在下午六点左右。东西到底该怎么摆实在让我很纠结，就想着姑且先把不要的纸箱拿到外边去吧。那个时候，他正好站在那里。

一开始我没注意到他，我背对着他，嘴里哼着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以为旁边没人，所以哼唱的声音还不算小。听到身后有人对我打招呼时，那一声“嗨”着实把我吓到了，然后就觉得好丢脸。他站在一〇三号房间门前——就是之前我去按过门铃的那间——手插在口袋里，可能是在找钥匙。

“迪伦？”他一上来就发问。

我用肯定的语调生硬地答道：“迪伦。”又加了一句，“《答案在风中飘》。”

他仿佛正身处某个重大场面似的，一脸高深莫测地点了点头：“你是新搬来的？”

“呃，嗯。”

他个子比我高，然而肩不宽，身型偏瘦。略短的头发没有分缝，给人一种大大咧咧的感觉。

“我刚才，才到。”我词不达意地边说边指向他的房间，“想去你的房间打声招呼来着，可是没人在。”我立刻赶在被人挑理之前先开口辩解。

也许是晒的，他的皮肤呈小麦色。或许是个喜爱冲浪或者滑雪运动的人。

全身上下一身黑，黑色衬衫配亮黑色的裤子。

这种搭配，搞不好就会穿出乡村乐手的效果，可这个人却驾驭得极完美。也许是因为个子高吧，穿在他身上自成一格，且非常合身。

我想起一句外国的谚语——“魔鬼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黑”。

意思大概是不管多坏的人，都有好的一面吧。也可能是说没有百分百的坏人。我记不清了。

我试着想象了一下：如果面前这个人是魔鬼之流的话，那这套衣服的黑，一定没有画中描绘的魔鬼那么黑吧。而且刚搬过来、人生地不熟的大学新生，对这个魔鬼而言一定是正合适的猎物。

“要帮忙吗？”他开口问道。

“啊，不用，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我说谎了。我那房间里的状况如果也能叫“收拾得差不多了”的话，这世上的纷争得有一大半可以算做“解决好了”。

“嗯。”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来我家吧。”

他的鼻梁很高，嘴巴略宽，眉毛浓密，笑起来嘴角就像被扯上去一样。靠发胶立起来的短发仿佛会动似的，这一切更加强了他魔鬼的印象。他的年龄大概比我大。

我换了只手拿纸箱，心里犹豫该怎么回答好呢？

“啊，对了。”站在眼前的这个人又突然开口说道，“尾尖团团过来了吧？”

啊，没错，我想，这一定就是魔鬼的语言了。

他的房间和我的房间布局自然基本是一样的，除了厨房和浴室的位置相反之外，其他的毫无区别。

“椎名。”

我报上自己的名字后，他苦着脸，一副真心觉得难受的样子念叨着：“好难念的名字。椎名（shiina）、椎名、真奇怪（okashiina）。”

“这个谐音笑话，迄今为止我都听了上百亿次了。”我故意做出真心听腻了的样子。

“百亿？”

我解释说，意思就是这个笑话已经没什么新意啦。

“那么，这个，是百亿纪念。”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厨房拿出两个杯子和一瓶红酒，默默地拔出红酒的瓶塞，然后深有感触似的轻声说：“来，干杯。我是河崎（kawazaki）。”

“河崎的河是哪个字？三个竖的川（kawa），还是河童的河（kawa）？”^①

^①日语里川崎和河崎的发音相同。

“哪个都行。”他随口答道，笑了。应该是河崎吧？我暗自猜测，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觉得河崎这个名字比较适合他。

“好啦，来吧。”他伸手把杯子递给我。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有人递东西过来，就应该接下。

“干杯！”

我对酒并不熟悉，毕竟我还未成年。不过也隐隐约约明白：未来的学生生活中，肯定少不了酒精。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端起了杯子，红色的葡萄酒让我有种已步入成年的感觉。

“那个……为什么干杯呢？”我试探地问道。

“为一百亿啊。”

“啊？”

“也为我们的相遇。”

“为我们的……相遇？”这个说法还勉强能接受，就是听起来怪别扭的，“我搬到这里来了，不过如此吧。”

“我一直在等，等着谁会来。”

“迟早会有人搬进来的嘛。”

“谁料到，居然是个唱迪伦的男生呢。”

貌似自己引以为耻的失态表现被人拿来当笑话了，我有种捂脸的冲动。“嗯啊。”

举杯一碰，一声悦耳的声响。红酒的味道比想象的好，我放心了。

“尾尖团团已经过来了吧？”他又冒出刚才那句话。

“你刚才问过一次了，可尾尖团团是什么？”

“猫。”

“啊。”我小心地把杯子放到地毯上，谨防翻倒，“是指那只猫呀。”

来了。来过了。那是河崎先生养的猫？”

“不用加先生，河崎。”

“是河崎的猫吗？”

“看，直呼名字，是不是听起来亲近多了？”河崎说道。确实，去掉敬称直接叫名字的话，感觉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不过，这应该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是可以亲近的。

“这栋公寓里住着一个老外，就是因为他总是满口礼貌用语，才让人一点儿都亲近不起来。”

“嗯。”与其说我在赞同他的意见，不如说是从他口中吐出“老外”一词，感觉带着种居高临下的歧视，这让我有了一点戒备。

“那只野猫很可爱吧？它的尾巴尖儿呀，像折断了的石楠花一样，前面是团起来的。所以它叫尾尖团团。”

“它经常来吗？”

“你说尾尖团团？”

“是的是的。”我甚至觉得我要是不先认可那只猫的名字，这对话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猫嘛，基本上只造访寂寞的人。”

“难道说，它跑到我的屋子里来，说明我很寂寞？”

“你已经被看穿了。”河崎面不改色地说道，又加了一句，“特别是黑猫，更是这样。”

“黑，说到黑，你自己不也是一身黑衣服？”

“是不是像魔鬼？”他居然主动承认了。

“也不是啦。”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说“其实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吧。无奈，我只好敷衍着回应：“像黑狗。”鼻子高挺、脊背紧绷，像那种姿态勇猛的狗。

“其实，我是死而复生的。”河崎歪着脖子，直直地看着我，“这正是魔鬼吧。”

“死亡？”

“从无可救药的状态。”

对话这样进行下去会不会越来越离谱？我提高了警惕。“死亡”呀“复活”呀这类词语应该慎重使用才对。

我打量着房间。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地上随意地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旁边散落着磁带和杂志。除了靠墙放着的穿衣镜、简易型衣柜和电话以外，再没一件像样的家具了。没有报纸、没有坐垫或靠枕，简单说来就是没有生活气息。被堆成小山似的纸箱占领着的我的房间已经很过分了，他这个死气沉沉的房间更是极端。如果把我的东西搬一半过来，说不定正好能达到平衡。

“椎名是学生吗？”河崎开口了。

“是，从后天开始。”

“那现在呢？”

“现在？”

“到后天之前，不是还不是学生吗？”

“那现在算什么呢。那就……准学生吧。”我给了个索然无趣的回答，之后问道，“河崎呢？是学生吗？”

“我是什么都无所谓啦。”

我看见房间一角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小镜子、定型喷雾，还有电动剃须刀。再看回河崎，毫无疑问他一定特别注重外表，浑身散发着一一种难以言喻的成熟感。

“正好，太好了。”河崎把杯子送到嘴边，抿了一口后突然说道。

“正好？”让一个魔鬼高兴地说出“正好，太好了”，我想我很

难因此高兴。

“我想做一件事。”

“想做一件事，呵呵。”这话听着怎么像同性恋提出要发生性关系似的，让我害怕。

“我一直在找一个契机，需要有人帮我。”

“别，我不记得我说过要帮你什么。”

“不是什么大事儿。”

我低头看着剩在杯子里的葡萄酒，一时间无法判断是不是应该继续喝下去。而内心的声音在低声告诉自己：这时候应该立即，马上，离开。

“这栋公寓里一直住着一个老外，刚才我说了吧？”河崎说道。

“那个满口礼貌用语的外国人？”

“对。就在这间屋子的隔壁的隔壁。”

“那就是一〇一号房了。”我在脑海中描画出公寓的平面图，应该是隔着楼梯，最里面的那个房间，“他是哪国人呢？”

“老外看起来全都一样。”河崎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言论般，咧开嘴笑了一下，“不过肯定是亚洲人。”

“亚洲，这范围也不小呀。”

“他比椎名稍微大一点。”

“是留学生吧？”

“应该是。”河崎点了点头。

“不怎么亲近？”

“说亲近也亲近，说不亲近也不亲近。”

“那个外国人怎么了？”

“差不多正是前年的现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足不出户。整个人都蔫了。”

“想家了吧？”

“种种事情，一言难尽。”河崎像是知道来龙去脉，不过看样子并不打算跟我说。

“那可真是，唉……”种种——真是一句方便的日语。

“在那之前，他是和女朋友同居的。”

“啊，那可真让人羡慕。”我只有此时才发自肺腑地立即接上了话。仿佛学生生活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女朋友”、“同居”似的，“那他是因为和女朋友分开了，所以才整个人都蔫了吧？”

“回答正确，椎名。”河崎伸手指着我。

“然后那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的外国人怎么了？”

“我想帮他振作起来，所以就想送件礼物给他。”

“那说不定挺好的。”我嘴上说着，心里却完全没觉得哪里挺好的。

“他一直想要一本词典。”

“词典？”

“他看不懂日语的假名，也看不懂汉字，但却想要一本词典。有意思吧？他好像以为只要有一本词典，他的问题就有办法解决了。”

“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我嘴上说着，心里却完全没理解。

“他呀，好像想用词典查两个词。一个是‘不怎么样’，他之前以为那是一种水果的名字来着。”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加油’。他的国家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会是哪个国家呢？”

“大概是亚洲的某个国家吧。”

“刚才你也是这么说的。”

我考虑是不是差不多该回自己的房间了。因为我明明只是坐着却开始觉得累了，也因为我还惦记着等在房间里的那堆纸箱。不过比起这些，主要还是因为我渐渐被一种恐惧感包围。如果继续在这个房间里这么坐下去，事情会不会迟早要演变成强迫我买下什么天价水壶呀衣柜呀的圈套。

“然后。”河崎说道，“然后，我就想送他一本词典。”

“我觉得挺好的。”不妙呀，得快点回去，我蠢蠢欲动。

“不是普通的词典，要送一本很厚的，精装的。”

我坐立不安，寻找起身告辞的时机。

“我要抢一本《广辞苑》送他。”

河崎的话撞进我的耳朵，一瞬间我以为是我听错了。

“你刚说要什么？一本什么？”

他的鼻翼翕张，看起来极其兴奋，同时扬起了嘴角。“我要抢一本《广辞苑》。”

我无语了。感觉就像地板突然被抽掉，只剩我自己浮在半空。我感觉到脸颊在微微颤动。

“就是这样。”他还继续说着，“要不要一起去抢书店？”

我吸取教训了。如果没有去打劫书店心理准备，就不应该跟邻居打招呼。

两年前 1

那时，为了一条不知所踪的狗，四处寻找的我先是遇见了一只被撞死的猫，接着遇见了一伙以杀害宠物为乐的年轻人。